

主编 / 季羡林



茶 花 赋

杨朔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茶 花 赋

杨 朔 著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茶花赋 杨朔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杨朔】（1913. 3. 22~1968. 8. 3）原名杨毓缙，字莹叔，山东蓬莱人。1929年随舅父到哈尔滨谋生，边工作边习英语和古典诗歌，曾发表旧体诗和翻译小说。1937年初，杨朔离哈赴沪，集资兴办北雁出版社，出版过一些进步书籍。抗日战争爆发，他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冬天去延安。1938年赴山西抗日前线，辗转广州，写了第一部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1939年到桂林，去重庆，参加作家战地服务团，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战场，著有散文集《铁骑兵》和短篇集《月黑夜》。1942年再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三年。参加延安文艺整风。1945年到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铁矿深入生活，著有中篇小说《红石山》。解放战争时期，杨朔转入晋察冀野战军，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著有散文和短篇集《北黑线》、中篇小说《望南山》和《北线》。1949年杨朔转入中华铁路总工会工作，著有中篇小说《锦绣河山》。50年代初，杨朔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随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赴朝战斗，著有散文集《鸭绿江南北》、《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万古长青》和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1955

目 录

作者小传	(1)
京城漫记	(1)
鸭绿江南北	(7)
西江月	(11)
百花山	(16)
海罗杉	(28)
亚洲日出	(34)
印度情思	(41)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49)
画山绣水	(56)
雪浪花	(61)
香山红叶	(66)
生命泉	(70)
菠萝园	(75)
樱花雨	(79)
秋风萧瑟	(84)
渔笛	(89)
野茫茫	(96)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荔枝蜜	(103)
茶花赋	(107)
宝石	(111)
金字塔夜月	(116)
蓬莱仙境	(121)

目

录

也有的了望着人烟繁华的北京城。看惯颐和园、北海的人，乍到这儿，觉得湖山又朴素，又秀气，另有种自然的情调。只是不知道古陶然亭在哪儿。

有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坐在亭子栏杆上，听见我问，朝前一指说：“那不是！”

原来是座古庙，看样子经过修理，倒还整齐。我觉得这地方实在不错，望着眼前的湖山，不住嘴说：“好！好！到底是陶然亭，名不虚传。”

那工人含着笑问道：“你以为陶然亭原先就是这样么？”

我当然不以为是这样。我知道这地方费了好大工程，挖湖堆山，栽花种树，才开辟出来。只是陶然亭既然是名胜古地，本来应该也不太坏。

那工人忍不住笑道：“还不太坏？脑袋顶长疮脚心烂，坏透了！早先是一片大苇塘，死猫烂狗，要什么有什么。乱坟数都数不清，死人埋一层，又一层，上下足有三层。那工夫但凡有点活路，谁也不愿意到陶然亭来住。”

改一天，我见到位在陶然亭住了多年的妇女，是当地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的性格爽爽快快的，又爱说。提起当年的陶然亭，她用两手把脸一捂，又皱着眉头笑道：“哎呀，那个臭地方！死的比活的多，熏死人了！你连门不敢敞。大门一敞；蛆排上队了，直往里爬，有时爬到水缸边上。蚊子都成了精，嗡嗡的，像筛锣一样，一走路碰你脑袋。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几时能搬出去就好了。”

现时她可怎么也不肯搬了。夏天傍晚，附近的婶子大娘吃过晚饭，搬个小板凳坐到湖边上歇凉，常听见来往的游客说：“咱们能搬来住多好，简直是住在大花园里。”

那些婶子大娘就会悄悄笑着嘀咕说：“俺们能住在花园里，也是熬的。”

不是熬的，是自己动手创造的。挖湖那当儿，妇女不是也挑过土篮？老太太们曾经一天多少次替挖湖工人烧开水。

这座大花园能够修成，也不止是眼前的几千几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手，从老远老远的天涯地角伸过来。你看见成行的紫穗槐，也许容易知道这是北京的少年儿童趁着假日赶来栽的。有的小女孩种上树，怕不记得了，解下自己的红头绳绑到树枝上，做个记号，过些日子回来一看，树活了，乐的围着树跳。可是你在古陶然亭北七棵松下看见满地铺的绿草，就猜不着是哪儿来的了。这叫草原燕麦，草籽是苏联工人亲手收成的，从千万里外送到北京。

围着湖边，你还会发现一种奇怪的草，拖着长蔓，一大片一大片的，不怕踩，不怕坐，从上边一走又厚又软，多像走在地毯上一样。北京从来不见这种草。这叫狗牙根，也叫狼蓼草，是千里迢迢从汤阴运来的。汤阴当地的农民听说北京城要狗牙根铺花园，认为自己能出把力气是个光荣，争着动手采集，都把草叫做“光荣草”。谁知草打在蒲包里，运到北京，黄了，干了，一划火柴就烧起来。园艺工人打蒲包时，里面晒的火热，一不留心，手都

烫起了泡。不要紧，工人们一点都不灰心。他们搭个棚子，把草晾在阴凉地方，天天往上喷水，好好保养着，一面动手栽。

湖边住着位张老大爷，七十多岁了，每天早晨到湖边上蹈躩，看见工人们把些焦黄的乱草往地上铺，心里纳闷，回来对邻居们当笑话说：“这不是白闹么？不知从哪儿弄堆乱草，还能活的了！”过了半月，这位张老大爷忽然兴冲冲地对邻居说：“你看看去，他大嫂子，草都发了绿，活了——这怪不怪？”

一点不怪。我们大家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呢？就为的一个心愿：要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臭的变成香的；把丑的变成美的；把痛苦变成欢乐；把生活变成座大花园，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

我们的北京城就是在这种美的观点上进行建设的。那位好心肠的同志带我游历陶然亭，还游历了紫竹院和龙潭。我敢说，即使“老北京”也不一定听说过这后面的两景。我不愿意把读者弄得太疲劳，领你们老远跑到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后身去游紫竹院，只想告诉大家一句，先前那儿也是一片荒凉的苇塘，谁也不会去注意它。但正是这种向来不被注意的脏地方，向来不被注意的附近居民，生活都像图画一样染上好看的颜色了。

龙潭来去方便，还是应该看看的。这地方也在城南角，紧挨着龙须沟。你去了，也许会失望的。这有什么了不起？无非又是什么乱苇塘，挑成一潭清水，里面养了些

奶奶说着说着叹了口气：“唉！我能活着看见这湖水，也知足了。只是我老了，但愿老天爷能多给我几年寿命，有朝一日让我看看社会主义，死了也不冤枉了。”

人活到六十，生活却刚刚才开始。其实奶奶并不老，她抱着希望，她的希望并不远，是摆在眼前。

1954 年

过火焰，跑过江去，从火堆里，从弹坑边上，来往抢救那些受伤的朝鲜和平人民。尽管飞机还在头上嗡嗡的响，烟火烧伤了手脸，他们早忘记了自己。

其实，我们的铁路援朝大队又哪个不是抱着这种忘我的精神呢？铁路是战争的输血管，敌人把朝鲜铁路沿线的车站都炸成一片焦土，有的煤堆着了火，几天几夜冒着大烟。炸尽管炸，火车却照样开。敌人急了眼，不分昼夜，无数次地来轰炸，抢修铁路就变成后方最紧张的战斗。

这里有座桥（恕我不能写出名字），敌人投下烧夷弹，起了大火。也不用招呼，抢修队拿着钩子、水桶，从各路跑去救火。他们在火里穿来穿去，扑灭火，自己的鞋却烧坏了，脚后跟烧起了泡。有的工友简直变成火人，棉衣服烧得噼噼的，幸亏拿水龙把火浇熄。夜晚十点一定要通车，天一黑，立时时行抢修。可是敌机又来了，炸弹一个连一个丢下来，掉到江里，水柱激起比桥都高。不少工友震昏了，有个人跌到桥头下摔伤了腿。这里，让我用最大的敬意提到一位老工人。他已经五十六岁，多年的苦难磨得他像石头一样顽强。他看见那个工友滚下桥去，跟着跑下车，把那人背到身上。头上的炸弹落得正凶，他正走在河滩上，一颗炸弹把他震倒，浑身被盖上一层浮土。他从土里钻出来，背起那人跑到岸上，一口气挣扎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自己也昏倒了，一起被送到病院去。路呢，当夜十点钟，又通车了。工友们在自愿报名时的誓词是：“飞江过海，抗美援朝！”现在却喊着：“他能把河水炸干了，这个桥也炸不断！”

朝鲜人民本身的斗志更加可敬。一过江,我们就遇见了朝鲜的铁道部队和铁路工人。他们夜夜在敌人的轰炸下抢修线路,维持行车,尽可能往前线输送军队所需要的东西。有一天,我到定州附近去看一个山洞,那洞里原先藏着一列车汽油,美军逃跑时拉不走,一把火烧了,火车都烧坏,堵住洞子。许多朝鲜战士点起一堆一堆的木柴照着亮,紧张地叫着号子,动手往外拉那些死车。柴火亮里,我看见一个朝鲜战士望着我笑。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的很壮,一张脸又红又圆,十分洒脱。我对他做着手势,他笑起来道:“同志,我也是从中国来的。”原来他叫朴石东,参加过中国的铁道兵团,今年才跟着一大队朝鲜同志过江回到祖国。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往南追击李承晚的伪军，朴石东他们这支铁道部队也追过汉城，一路紧急抢修铁路。在堤川抢修时，一间屋子存着十五桶汽油，美机投弹，屋子着了火，有个姓吴的连长冲进火去，一个人把十五桶汽油都抢了出来，因此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勋章。这不是朝鲜铁道部队和铁路工人仅有的英雄事迹，但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朝鲜人民本身为了保证前线的胜利，怎样在后方进行着战斗。说到现时，朴石东用坚定的口气说：“现在我们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光复了平壤；后方又有中国铁路援朝大队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早日修复铁路，把美国鬼子早日消灭干净！”他忽然笑了笑说：“你知道，朝鲜老百姓都叫你们是哑巴军呢。”

这个名词丝毫没有轻蔑的意思,倒有点不分彼此的亲